



鹽城安徒生銅像。

在這個節奏如風、萬物疾馳的時代，全世界都在催促人們快快長大，唯有遊樂園，仍舊溫柔地守着童心不滅的角落。有着「江蘇迪士尼」之稱的鹽城安徒生童話樂園正是這樣一個適合周末遛娃、假日放鬆的夢幻天地。

這座位於鹽城射陽縣安徒生童話樂園由丹麥與中國合作建設，總投資高達十二億人民幣，是繼上海之後內地又一座安徒生童話主題樂園，也是獲得丹麥安徒生官方授權的主題樂園。它被評為國家4A級景區，並迅速成為當地極具代表性的文旅名片。

來到這裏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坐落在門口、靜靜守望着這片童話世界的安徒生銅像。其設計靈感來自哥本哈根的著名銅像，象徵着對童話精神的致敬與延續。安徒生的溫柔凝視彷彿在提醒每一位遊客：這裏是夢想開始的地方。

樂園以安徒生筆下的經典故事為藍圖，構築出一座座童話場景：《小美人魚》的海洋波光、《拇指姑娘》的花瓣搖籃、《醜小鴨》的蛻變之湖、《賣火柴的小女孩》的雪夜微光……每一段故事都在這裏有了實體，每一幕童話都可觸摸與遊歷。孩子們奔跑在七彩童話間，大人們也能重新拾回心底那顆閃爍的星星。

除了造景與遊樂設施，樂園還經常舉辦各式親子活動、主題表演與童話巡遊，增加互動性與趣味性。無論是家庭出遊、學校研學旅行，或是年輕人打卡拍照，這裏都能滿足不同年齡層的需求，讓歡笑與故事在空中綻放成一場場動人的煙火。在這裏，沒有催促，沒有競爭，只有一個個以夢為名的片段，靜靜地等待你去傾聽與珍藏。



## 紀念蔡瀾

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，蔡瀾在香港去世。至此，「香港四才子」（黃霑、金庸、倪匡、蔡瀾）悉數隕落。

蔡老去世時八十有三，稱得上「喜喪」。而且，他作為製片人、電視節目主持人、美食家的名號依舊響亮。訃告甫一確認，微信上就湧現出無數「碰瓷帖」足以為證。有的引用他的「金句」，有的列舉「蔡瀾推薦的美食」，還有的描摹「蔡瀾的晚年生活」，好不熱鬧。「四才子」的大作，我讀的最多的是金庸的武俠小說，其次是倪匡的科幻作品。曾因寫論文讀過蔡瀾有關飲食之道的散文。總體感覺是雋永流利，但不像金庸小說那樣值得一讀再讀。

這當然不是說蔡瀾的作品「不好看」。平易通透是蔡老文字的特色，和他本人聲稱最愛讀的明清小品文相仿，不負「才子」之名。不過，可能更讓人羨慕的是他表現出的生活態度。無論是對食物「本味」的追求，對凝聚鄉愁的「媽媽的飯菜」的讚美，還是傳說中他無兒無女卻散盡千金的瀟灑晚年生活，似乎都給每日做牛做馬的平凡打工族描畫出了無法企及的美麗世界：不落塵俗，無有羈絆，盡情享受人生和自由。

哪怕以上可能是「人設」而非全部真相，但蔡瀾代表的詩酒風流、快意恩仇的那個時代或已經逝去。和「四才子」一起遠去的不只是代人，更是一種特定的生活態度和文化品味。生而為人，「香港四才子」想必也曾應對庸常煩惱，他們的所作所為從前和現在或也曾為人詬病，但他們留下的歌曲、文字充滿創意和靈氣，熠熠生輝，愈陳愈香，至少滿足了凡人對「笑傲江湖」的浪漫想像。



「豆瓣」上不少人討論「周末最大化」的辦法，看了許多帖子後，我總結出一條普遍適用的技巧：從周五就進入周末的狀態。路遙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《早晨從中午開始》，對於許多作家來說，上午往往補覺養精神，半夜才是寫作的黃金時間。對於打工來說，周末太過寶貴，必須從周五開始，才不算虛度。

網上流行的「長假多休」攻略教我們在兩次法定假期之間再請幾天假，讓假期變長，這樣的做法過於滑頭。把周五下班之後的時間全部有效

利用起來，才是最大化周末的第一步。有的網友說，周五下了班先不回家，去逛逛商場，看場電影，吃頓好的，為周末熱熱身。

有的網友提前制定周密計劃，買好短途旅遊的車票或機票，周五下班鈴一響，就從辦公室「逃亡」到高鐵站或飛機場，無縫銜接周末旅遊時光。這一招我年輕時也用過，那時高鐵尚不發達，機票價格又太「咬手」，便買周五夜間的火車臥鋪，夕發朝至，一覺睡醒，就到了旅遊目的地，不但節省了時間，還節約了酒店

房費，按如今的新說法可算「特種兵旅行」了，不過前提是身體強壯。

還有網友把「周末」進一步向前延伸，周四搶時間做完洗衣、掃除、收納等積壓的家務，周五一早下單買好新鮮的食物。這樣，從周五晚上開始，通往舒坦心情的路上就再沒有「攔路虎」、絆腳石了。我以為，與其頻頻擠佔周末之前的時間，倒不如好好利用周末，把這寶貴的休息時間真正交給自己的心靈。徒步也好，宅家也好；閱讀也好，聚會也好；懶覺也好，晨練也好，隨性而行，便是最

好，周末的最大化，其實是慾念的最小化。善待每一個周末，就是善待每一周的自己。既然無法掙脫「上五休二」的工作制，劃清「五」和「二」的界限，才能讓「五」和「二」各得其所，各有所值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## 周末從周五開始

### 為生命而藝術(下)

上回提到，「垃圾桶畫派」的領袖羅伯特·亨利是美國藝術史上重要的現實主義畫家，他以畫筆記下了城市中被人忽略的生命，例如《失明的西班牙女歌手》（一九一二）。

這幅畫創作於亨利多次前往西班牙之後。西班牙的風土人情，尤其是那些街頭藝人、吉卜賽人與鬥牛士，深深吸引了他。他在馬德里的普拉多美術館中臨摹維拉斯奎茲（Velázquez）的畫作，學習那種樸實無華又蘊含深意的筆法。

正因如此，《失明的西班牙女歌手》中的背景極為簡約，以低彩度的色塊和模糊的空間處理，讓觀者的注

意力不被分散，只專注於前景的歌手。亨利用壓抑的色調，取代了印象派中常見的明快與輕盈，使畫面帶有厚重的質感。

在當時的美國，亨利和「垃圾桶畫派」的作品不被主流藝術界所接受。學院派認為這些畫「粗糙」、「不登大雅之堂」，它們不描繪神話，不美化人生，而是直面貧窮、骯髒、混亂與苦難。

然而，正是這些「不美」，成就了亨利與同伴們的藝術價值。他們用畫筆記下了都市生活的另一面，記下了那些被歷史書和富麗堂皇的畫廊排除在外的故事。正如亨利所言：「攝

影機可以複製最準確的樣貌，但只有藝術家能畫出人的性格與靈魂。」

《失明的西班牙女歌手》的意義，正正在於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被世界忽略的角落。那是街頭歌手的角落，是都市邊緣人的角落，是每一個在都市巨獸中努力維生的小人物的角落。

亨利並未賦予這位女子悲劇英雄般的戲劇性，她只是平凡而真實地坐在那裏，彈着她的結他，唱着她的歌，沒有名字，沒有光環。她的歌聲也許微弱，也許被喧囂淹沒，但亨利讓她在畫布上被聽見、被看見。

這樣的藝術，提醒我們：都市生

### 麥秋與《隱若同棺》

粵語版本。部分譯者會將原劇英文名稱直譯為中文《影子盒》，亦有鍾景輝導演及翻譯為《明月明年何處看》，以及張之玗導演《但願人長久》。麥Sir於二〇一八年曾經導演該劇，並由馬漢林翻譯及取名《隱若同棺》，寓意患病者及照顧者其實都在面對相同困境，彼此猶如處身「同棺」。人們關心患病者的狀態之餘，亦應一同關注其照顧者的心靈需要。

是次《隱》劇於葵青劇院黑盒劇場公演，除了少言劇社的「樂齡劇團」和「青年劇團」團員擔綱演出，亦有粵劇界的花旦演員鄧美玲一同參

演。如何調節及平衡不同背景演員的表演方式，以及在黑盒劇場狹小空間展現細緻場面，應是導演致力達到的目標。

《隱》劇包含三組不同角色，藉此呈現不同人等如何面對和接受親人即將離世的哀痛。是次演出飾演Maggie的梁美新和飾演Mark的梁洛濤，二人掌握角色的感情和台詞節奏較為突出，在小劇場內既能展現角色個性，同時亦能與對手緊密交流，將照顧者的躊躇和壓抑狀態表露無遺。其他演員亦有恰如其分的表演，整體團隊發揮平均。

場刊資料顯示，麥Sir在籌備演出後兩個月身體抱恙，幾乎無法參與工作，但他最終仍能回復狀態，帶領成員一起將演出呈現觀眾眼前，這份堅毅精神值得致敬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### 不是一天建成

天建成的：寫張有興回憶錄有感」（七月十八日下午五時三十分，S224-225會議室）（附圖），主要回顧我們如何提筆記述張有興的三十四年公職，參考幾乎所有的會議紀錄，始了解他如何在議會發揮他的辯才，不亢不卑為市民發聲。而涉及到的議題是多方面的，筆者負責撰寫的六章，從文化、藝術到衛生、交通都有張氏的發言，包括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提出太空館、海洋館、

會議展覽中心，甚至市花洋紫荊、海濱長廊，七十年代全港清潔運動，藝團職業化、藝術節、博物館等。八十年代他成為香港首位華人市政局主席，香港昂然進入黃金時期。

回顧那段歷史，筆者是深有感受的，尤其是從剛完成《香港志》表演藝術卷的兩篇音樂概述，清楚看到香港戰後百廢待舉，發展成八十年代國際金融中心那段時期，正

好是張有興在議會長袖善舞的年日，全部記錄在案，也應了英文諺語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」，香港更是如此。通過回顧張有興的一生，體會成功非朝夕，珍惜眼前。

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參與討論，期待他對張有興回憶的分享。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### 詩作換蠣油

拙作《尋味非遺》今年香港書展面世，從香港飲食非遺出發，對照內地相同、相似的非遺。發布會有記者問及，專欄有沒有非遺相關的文章，本欄提到的中華飲食文化，不少能夠跟非遺對應，譬如：豆品、魚類、蠣類，都有傳統歷史和香港生活。前陣子到流浮山，訪問蠣農好友陳樹鋒，了解蠣的養殖歷史，以及蠣產品的生產過程，對應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」的「蠣養殖技藝」、「蠣鼓蠣油製作技藝」。

中華文化早談蠣豉、蠣油，清代《欽州志》提到當地的貨運物資，包括：「海參、魚翅、魚膘、蟹肉、魚皮、蝦米、蠣豉、銀魚、乾鹹魚。」當中部分香港常見，乾鹹蟹肉自己沒接觸過。蠣豉由蠣曬成，清代《新寧鄉土地理》提到蠣的生長與加工過程，詳說：「蠣生長石旁，如蝸牛之黏壁，須敲擊之，乃脫下，名曰『打蠣』，其殼牡蠣也。取其肉煮熟

之，曝乾，曰『蠣豉』。海螺大者曰『蠣螺』，肉甚甜。」蠣依石而生，需用工具鑿取，與蝸牛的黏附方式不同，取肉曬乾，現代的方法仍然一樣。

清代《清稗類鈔》記錄「張船山喜食蠣油」一條，說：「香山有蠣油，以調食物，略如醬油。張船山太守，問陶喜食之，嘗索之於溫賀坡。賀坡曰：『君以詩來，蠣油可得也。』船山賦七古一篇。後伊墨卿守惠州，船山又致書索之。」張問陶，號船山，喜歡吃蠣油，找朋友溫賀坡索取。溫賀坡，是廣東順德人，要取蠣油不難，促成詩作換蠣油的美事。



叫網約車，突然發現APP上有個新的提示：「司機為聽障人士」。轉眼車到，司機是一位看上去五十多歲的中年人，他扭頭向我微笑點頭，我也打了個招呼，就啟程上路了。不禁感嘆，網約車的確為聽障人士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就業可能——如果是傳統的士，聽障人士無法跟客人溝通「去哪裏」、「走哪條路」或是「在哪裏下車」之類的問題，而這些都在網約車的APP上選好，無需多言，一目了然。

途中，車廂內有一種令「I人」非常舒適的安靜。我打開手機搜索關於網約車和聽障人士的資料，找到一條網約車公司發布的廣告視頻，一位香港聽障司機現身說法，介紹網約車給自己生活帶來的改變。令我頗為意外的是，視頻的發布時間竟然是八年前，這一舉措已推動了這麼久而

### 聽障司機

我今天才注意到；不過再看這條由擁有一百零九萬訂閱者官方賬號發布的廣告視頻，八年來只有六百六十次播放，也就釋然了。

目的地到達，司機揮手告別。剛剛搭乘的網約車匯入車流，轉眼失去蹤跡。如果不是偶然看到APP上的提示，我今天的搭乘體驗應該與其他無數次搭乘完全沒有不同——讓殘障人士能和正常人一樣融入生活，這就是科技的意義吧。

街上，霓虹璀璨，萬家燈火。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，其實一直有人在默默地為途人點上一盞照亮歸途的燈。



逢周一、三見報